

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路易斯·芒福德等著

彭犀帧

刘传珠

译

城市化与 现代化管理 ： 亚洲经验

城市文化丛书

主编 蒋仲平



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路易斯·芒福德等著

彭犀帧 刘传珠

译

城市化与 现代化管理： 亚洲经验

城市文化丛书
主编 蒋仲平



城市化与 modern 管理：亚洲经验

〔美〕路易斯·芒福德等著

彭厚镇 刘传珠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7万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0—00996—5/G·47 定价：5.00元

城市文化丛书总序

· 蒋 仲 平 ·

城市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人事之物，是人类为自己建树的一座永恒的丰碑。可以毫不夸耀地说，城市到处都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折射着人的特有的光辉。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城市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可以在宇宙时空的大坐标中，求得它们的方位、范围、形成、蜕变、湮没或诸如此类的解。它们是一种可以用感官去感知与体认的东西。但是，城市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不能仅仅归结为物质存在。城市对于人类更为本质的含义，在于它们必然还是一种社会存在。

城市离不开人——这一命题并非仅仅针对城市的创造。说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城市之为城市，是它们能够为人所用，并确实地用之于人。那些没有人烟的至今仍被一些人不恰当地称作城市的地方，就其对于人类的本质含义来说，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只是以往人类活动的某种记号，是一些物质的独特造型。城市从来都不仅仅是人类的容身之地或聚居场所，因为城市不可能只是房屋建筑与街巷道路的算术和。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了人，人的活动，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就有了人跟人的分层与组合，也就有了一定的规定、准则与制度。于是，融入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无论其规模大小，自然就不能不是一个社会，一

称名符其实的社会存在。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无法用时空坐标去衡量，更无法用感官去感知。

这样，人类智慧在创造城市时未曾遭遇的巨大困难，就出现在理解城市的过程之中。城市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城市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使之驯从于人的意志？在诸如此类的问号面前，城市成了一个谜，人类智慧反被其折射在自己的创造物上的光环所迷惑。

然而，人类之为万物之灵，是给自己的行动注入了充分的自觉性。人类不仅善于创造一个谜一样的世界，而且还要揭示这一世界的谜底。揭示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创造。正是因为这样，于是，在人的世界中，就有了科学，也有了对城市的科学研究。只是相对于城市在文明史上兴起与发展的时间，城市的科学研究只有短短的一瞬。在西方，这种研究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城市学的研究则处在百端待举的起始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着手编写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丛书。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择一个怎样的窥探城市的最佳视角。城市的内涵如此繁富，乃至于任何一个角度，也只能向我们展示其无限世界中的某个有限的侧面。随着视角的变更，城市就象一个神秘莫测的魔术师，变幻着自己的千姿百态。从探索城市的眼花缭乱的“迷途”中，我们回到了城市的“创造神”——人——这一原点。

人创造了城市，城市的一切物质，都是物化了的一种文化符号。人在创造城市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文化。当我们站到“人”的立场，运用“人”的眼光，便得到一种全新的领悟：城市，就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城市离不开人”，也就是“文化离不开人”这个大命题中的一个具体命题。因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文化则是人类本质的展现和成因。文化来

源于人的本质，又促成了人的本质。一方面，文化总是人的文化，即文化由人创造和传递，人是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和主体，没有人，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人总是文化的人，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系统化的文化，文化则在多大意义上成为符号化的人。因此，这套丛书力求揭示城市的文化性。唯其如此，才能揭示城市的本质，才能深刻揭示其中的“人”。同时，文化，又使我们面对城市，有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因为，文化不仅仅是“死”的物——它包括人类实践的一切产品，而且又是“活”的过程——也包括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身，凡打上人的烙印的地方，都有文化。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城市，才能系统、完整，才全面。所以，这套丛书的选题力求多样化，通过各书不同的选题视角，组成一个文化的大广角。立足于文化，着眼于文化，对城市进行“文化的”研究，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追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即以城市化为其主要标志；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又必将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宁曾说：“城市……是前进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城市的研究，无疑应是十分重要、十分富有意义的。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是为序。

《城市文化》丛书目录

- 中国现代城市市名考
- 城市生活方式
- 未能归一的路
——中西城市发展的比较
- 现代城市文化的建设与管理
城市美学
市长与市民
- 城市病
- 现代城市管理论
- 城市与经济发展
- 中国的城镇化
城市科学（文化）知识大全
中外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社会学
- 城市化与 modern 管理：亚洲经验
城市建设概论

城市化与城市管理：亚洲经验

【美】路易斯·芒福德等著

彭厚帧 刘传珠 译

责任编辑：李春林

封面设计：林胜利

江西人民出版社



《城市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叶如棠 高占祥 程安东

主 编：蒋仲平

副主编：殷庭佳 吕元礼 彭犀顿

编 委：万祥雄 王伟光 朱伟仁

朱焕添 孙 敏 吕元礼

李春林 罗时杰 周建华

周熙明 殷庭佳 黄 璟

蒋仲平 彭犀顿 熊久伶

魏新文



目 录

城市文化.....	[美] 路易斯·芒福德 (1)
城市革命.....	[美] 戈尔德·查尔德 (10)
亚洲的城市化.....	[美] 罗兹·墨菲 (23)
亚洲大城市管理经验	
.....	[印度] K·C·西瓦拉马克里什兰
	莱斯利格林 (36)
第一章 亚洲大城市概貌.....	(36)
第二章 大城市管理的任务.....	(66)
第三章 财政制约.....	(80)
第四章 组织机构的制约.....	(95)
第五章 寻求选择.....	(108)
第六章 人才需求与人才开发.....	(125)
第七章 城市的有效管理.....	(134)
第八章 亚洲八大城市问题的对策.....	(145)
附 录 拉丁美洲大城市管理的发展.....	(195)

城市文化*

[美]路易斯·芒福德

古往今来，城市高度凝聚了社会权力和社会文化。光怪陆离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随之而来的是它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意义的增长。城市作为社会关系的形式和象征，它是庙堂、集市、法庭和学院的所在地。在城市里，人类文明获得了繁荣和发展；人类经验已开花结果，变成了行为模式、象征以及秩序系统。在城市里，人类的文明之花也得到集中体现；在某些场合，宗教仪式演变为一个已完全分化、变异及有着自我意识的一出活生生的社会戏剧。

城市是土地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农民在治理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机智。农民不断提高技艺，改造泥土，使之具有生产价值；出于安全起见把牲口圈在一起；有效地掌握和治理水源以便更好地浇灌上地；建造容器和仓库以贮存粮食。城市是定居生活的标志，而定居生活又源于永久性农业。永久性的农业使得定居生活具有永久性的住处、设施，如果园、葡萄园、灌溉工程等。此外，还必须具备防护和贮存用的永久性建筑。

每一阶段的乡村生活对城市的存在起了很大作用。牧羊人、伐木工和矿工的经验和知识经过城市的转化和润饰，构成人类传

* 本文选自路易斯·芒福德所著《城市文化》一书，系该书的“前言”。哈柯特·布萊斯出版公司，1970年。

统的永久性成份：其一为纺织品和黄油，其二是壕沟和坝坎以及木管、机床，其三为金属和珠宝。所有这些都最终成为都市生活的设施，并加强了城市的经济基础，给城市的日常生活赋予艺术和智慧。在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土壤、劳动和经济目标都集中在一起，为内部交换和新的合并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这些是原先互相分散的居住地所不能提供的。

城市是时间的产物。它是一个模子，通过艺术手段，使人们的一生在这儿冷却和凝固，最后定形，直到生活的结束，不留下任何更新和更大范围的参与痕迹。在城市中，时间是有形的：建筑物、纪念馆和公路比历史上记载的更开放，比乡村零散的人工制品更引人注目。甚至无知的人以及冷漠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保存下来的物质事实，时间向时间挑战，时间与时间冲突；习惯和价值存在的时间远远长于形成这些习惯和价值的人的生命，给任何一代人的性格特点烙上不同层次的时间痕迹。逝去的岁月在城市里不断积累和保存，直到生活本身遭受窒息的威胁，于是，完全为了自卫，现代人才发明了纪念馆。

从时间的结构差异上分析，可以了解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现在的专制和将来的单调，以及不再象过去那样老是重复一个声音。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复杂组合，又通过社会劳动的分工，城市生活产生出交响乐。特定的杠杆，特定的仪器，都能产生出奏鸣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是任何单一的音乐作品——无论在音量上，还是在音质上——都是不可能获得的。

城市源于人类的需要，同时又丰富了社会需要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法。在城市里，遥远地带的威力和影响同本地的相混合，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协调。通过集市和聚会场所上交流方式的集中，可选择的生活方式相继出现。根深蒂固的乡村旧生活的方式不再具有强制力，祖先定下的目标也难以令人满足。陌生的男人、女人，陌生的利益，陌生的信仰，动摇了血缘和地

域的传统关系。一条航船，一支商队，只要停留在城里，便会带来新的羊毛染料，新的陶瓷盘釉料，新的远方的传播系统，或者是一种关于人类命运的新思想。

在都市环境中，机器的震动声响产生了社会效果，社会需求又导致了新的发明创造，这些新发明创造又使得各行各业和政府去开辟新的试验渠道。出于抵御、掠夺、攻击的需要，土生土长的村民们选择一个通常很坚固、易于修筑工事的地点，这往往是山腰地带。由于防务的需要，人们有义务结合在一起，因而，进行更固定的交往及更广泛的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这种事实使得乡村的“巢”改变为连成一片的城市，人们的境界因此而更高，视野也因此而更开阔了。人类经验的共享，理智评论的刺激，将乡村节日里的各种仪式转化为更有威力的、想象的悲剧形式。人们的经验通过这种转化过程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拓展。或者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金首饰商的财库毫无主动性，但迫于都市需求和市场机遇的压力，它成了资本主义的动力。银行既贷款又存款，使资本处于流动状态，最终控制着商业和产业的全过程。

城市是自然界的一个事实，就象一个岩洞，一群鲭鱼或者一个蚂蚁堆一样。但它也是一件有意识的艺术品。在公共社会这一大框架中，有着更简洁、更有情调的艺术形式。在城市里，内心世界也有形式。反过来，都市方式又为内心世界提供条件。在城市里，空间位置被重新组织排列得很有艺术意味，并不比时间逊色。在边线上，在轮廓上，在水平线上，在垂直线上，在使用或排除的自然位置上，城市记录了某种文化以及某一时代对待生存的基本事实的态度。圆屋顶和锥形屋顶，宽敞的街道和封闭式庭院，它们所表明的不仅是不同的生活住处，而且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各种人生观。城市既是共同生活的物质实体，也是共同目标和共同点的象征。这些共同目标和共同点是在有利的条件下产生

的。借助于语言，城市成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

通过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安排，城市不仅安排了生产地点，也安排了市民们进行交流的场所。作为一件集体艺术品，城市的这种持久性效力，已由托马斯·门在卢比克成立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在向他的市民们的致辞中，用他的那种古典姿态表达出来了。一旦城市失去了艺术和秩序象征的地位，它就会呈现其消极的一面，帮助表明解体成为普遍性的事实。在城市的密集区域，邪恶传播得更迅速；在非闹市地带，那些与社会相悖离的现象更为深刻。并不是都市生活的胜利触怒了杰利米阿、萨佛那罗拉、卢梭·罗斯金这些预言家。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乡村消极的农业体制并将之变成生机勃勃的城市体制呢？这两种体制的区别不仅仅在于面积、人口密度或经济来源。对于一个活跃的机制来说，任何一个因素都能扩展人际交往的领域，产生合并和合作以及传播和交流的要求，并因此创立了一套普通的行为方式和物质结构，以满足组成城市不同家庭和不同职业群的需要。这些机会和活动汇集在最基本的群体那些基于传统的许可和日常的面对面的接触中。接触越频繁越活跃，作用越特殊，第二阶层的利益就越具功利性。后者的目的并非是赋予而是选择出来的。成员的资格及其活动都具有选择性。阶层本身也因此而更有特色和更有区别了。

从历史上看，从渔猎生活到农业生活是一个转变，人口的增加加速了这个变化。贸易的扩大和职业的分工同样起了这种加速作用。但是，城市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城市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城市之为城市的标志是它作用上的社会复杂性。它在最高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条件的改造以及人类传统的自然化改造过程。它赋予前者以一种文化现象，又使后者具有具体的、永久性的集体形式。

正象戈德福和布兰福德指出的那样：城市最关键且最意义的

事实是，它成了社会传播的专用器官。它积累和象征着某地区的传统，并将它与更大的组织：国家、种族和宗教以及人类的其它各种机构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城市的个性——一种地区性生活、记录的手册，另一方面是文明的标志，每一个城市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

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使我们不能了解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使我们难以改变它集体生存的基本方式。近几个世纪中笨重呆板的工业组织以及专制政体的建立，使人们丧失了辨别力，不明了这些重要事实就不能轻易地适用于一般机器控制的模式、资本的剥削形式和强权政治。人们习惯于把个人、团体和城市的现实看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把实际上的抽象概念，如货币、信用、政治权力等又当作具体的、能够脱离人类习俗而存在的现实。

回顾15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我们将不难发现，机器合并和社会分裂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组成有效组织的能力也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就象中世纪的人们面对基督教那样，我们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通过合作和公民交往来取得内部环节的和谐与平衡的能力，还不足以与机器革命的胜利相抗衡。假如能让历史倒转，我们将看到，正是在物质能量流动、社会分化和政治试验当中，世界总体人口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方世界的城市开始了不正常地发展，更为无知的人们着手建立了连先知也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些无知者毫无准备，但那并不妨碍他们的建设。

这种状况产生的结果并不只是暂时的混乱和偶然的效率低下，紧随而来的是这样一片混沌：大都市里贫民窟的混乱程度进一步加深；工业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量流入发展中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工厂区的人口，造成了社会布局的越趋不合理，和秩序混乱地区的增加。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城镇，机器革命的外壳总是先于

人的内在要求，人们在形成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变成了相互疏远的市民。由于建设的盲目性和组织的随意性，甚至连工业也丧失了效率；它不能形成直接为复杂的过程服务的新的都市形式。至于正在发展中的都市人口，则缺乏城市生活的最基本的设施，甚至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更不用说更有生气的社会生活方式了。城市取得了发展，然而并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知识和社会效果。它们缺乏中世纪的民间风俗和巴洛克时期的审美要求。实际上，17世纪荷兰一个小村庄里的老农对集体生活艺术的了解，也要比19世纪的伦敦、柏林的一个市政官员所知道得还要多。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將各种各样的地区利益融入国家当中，将帝国周围的地区统一起来，却不能够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得体的环境。

在城市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形式消散了。除了过去的传统，城市作为艺术和工艺的象征消失了。在北美洲，纪念馆的不断建立和生活习惯的持续并不能减少这种损失。结果，所剩下的只是不成熟的、无节制的环境，和狭窄、受限制、受阻碍的社会生活。在德国以及其它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甚至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都市生活的传统。最大的过失是在最平凡的都市计划和建设中犯下的。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破坏的面积又增大了。

我们现面临的不仅仅只是原始的社会破坏。我们同样面临着累积下来的、已经瓦解的物质和社会结果：荒芜的土地，混乱的都市区，五花八门的疾病，成批的虫害，大片大片标准的贫民窟，它们逐渐出现在城市外部地区，并与低效率的城郊融合成一片。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普遍的失误和文明的失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以至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最早进行都市解体的国家进行长达一百年的改革，也只能在最后的十年里稍见成效。当然，到处都存在着成批的良好建筑和与之一致的社会方式。新的结合点是不难找到的。自从1920年以来，

建筑物的面积一直在扩大。但是，一百多年来的盲目建设和畸形发展，使得分离和组织解体仍然存在。无论评论家把集中点放在社会生活的物质结构上，还是放在已经表达和已经体现出来的社会进程上，结论总是毫无差异。

迟至今天，我们才发现城市的改进和发展不能只立足于单方面的细小改革。城市规划应包含着更大规模的重建文明的任务。我们必须改变掠夺性和寄生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现在还颇有市场。我们必须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洲一个洲地创造一个有效的共生环境，或者是互相协作的生存环境。问题是本应该在最能获得最基本的人类价值的情况下，而不是在权力和赢利的基础上来协调一系列社会作用和社会进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进行城市和政治建设时，还从没有正确使用，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合理使用过这种协调。

不幸的是，那些前几个世纪还很时尚的政治哲学对于确定新的工作任务只能小有帮助。它们曾提出了抽象的法律概念，如个人和国家；提出了抽象的文化概念，如人类、民族、空间；提出了赤裸裸的经济概念，如资产阶级或无产者——而生活的概念却一如既往。无论是生活在城市、村庄、麦地、稻田、葡萄园中，还是在矿山、采石场、渔场里，生活仅仅被看作是盛极一时的神话的影子，是统治阶层中骄奢淫欲的幻想的影子，或者至少是那些向他们挑战的幻想的影子。

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到处可以注意到一些大胆的念头。法国的勒·卜勒和勒克鲁斯，德国的W·H·里尔，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英国的霍华德，丹麦的格兰德维戈，苏格兰的盖狄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为建立新秩序打好了思想基础。这些伟人们的识见对于生物工艺是很重要的。这种生物工艺建立在生活的文化之上，正如伦纳德、伽利略、牛顿和笛卡尔发明的一系列方程是为了建立更为严格的工业制度一样。旧时代的工业文明的胜利就是